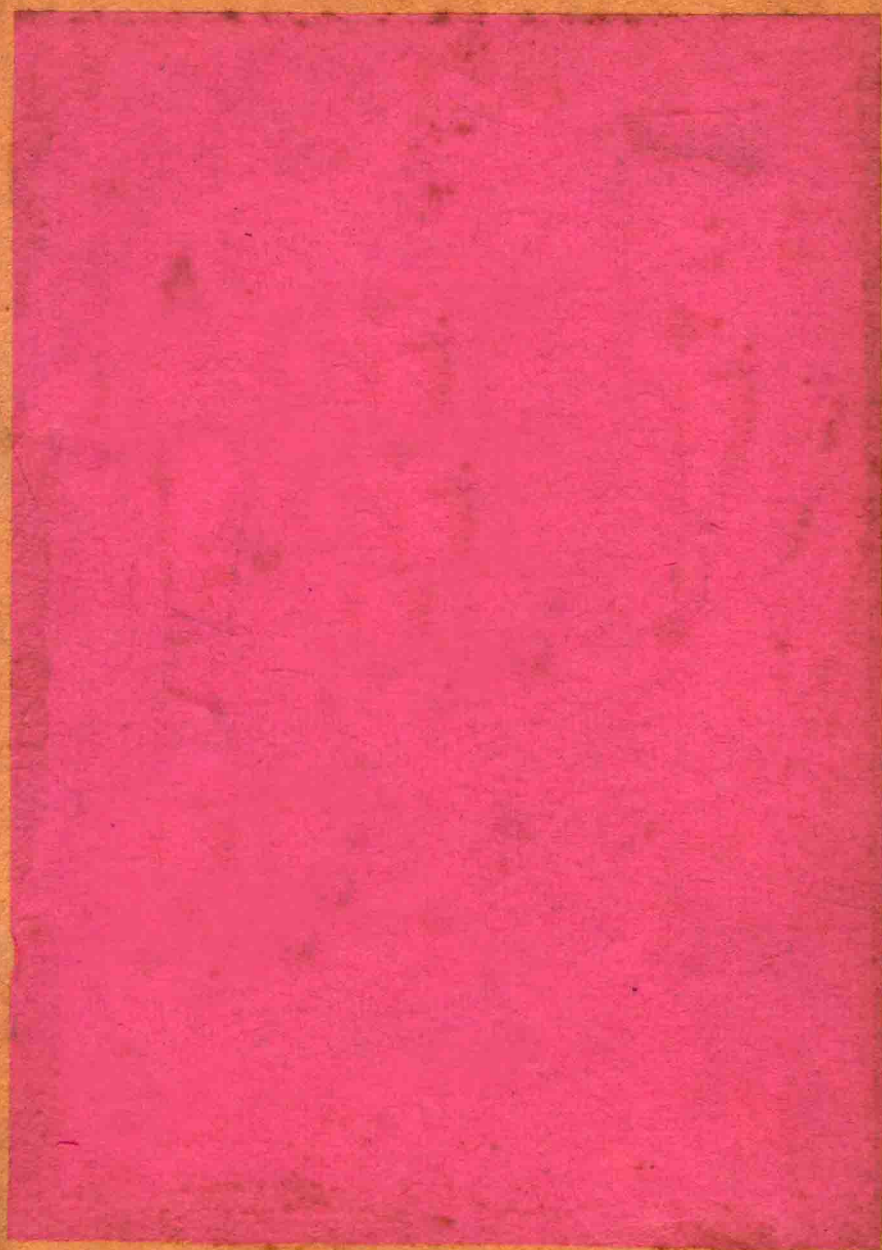




胡文忠公遺集卷五十九

湘鄉曾國荃纂輯

永康胡鳳丹重編

致鄭譜香

蘭 乙卯九月

羅山方伯之師已到林翼派兵到蒲圻迎戰或言只此三千九百人不宜先進然我是主人盡以難事諉之客兵非也且廉恥安在成敗利鈍古之賢者尙不能逆觀勝當戰敗亦當戰也賊勢之注於南岸者約五萬人羅山之捷散去一二萬人其聚於蒲圻者約三萬聚於金口者不過三千而下游之劇賊張子朋已領其船自九江上駛揚之水師及各水師日來索餉而李鶴人又另索四千故本月所費口糧外另費一二萬其實多留久留費乃更大且所清補者亦是前欠非例外也弟思餉欠將三月矣欲水師成功非給以一月半月之餉不能多備米鹽久戀戰地若此二月之中藉羅山及塔公之寶勇以次攻復武漢則鄂事猶可爲若羅山因餉絀而頓兵或水師因餉絀而不能進卽進矣又不能久駐危地則日久更難爲謀卽武鄉之兵機純陽之點化亦嫌後時矣敬乞速籌急解至感至要弟營新集仁鳳兵強而將稍弱楊之彪營將則強矣此外亦有兵無將之營大致尙可用惜乎以苦心挑練之勇一潰於金口再潰於麥山十去其三又從而汰之近日不能如前此之強矣從前打金口打八步街打蔡店高廟何嘗目中有賊麥山之潰何嘗非有心可憾之至然有羅山未必不可戰王鎮軍之勇多予保票亦或可戰給以餉項速飭進取乃今日之第一要義故近日之乞餉羽檄交馳非得

已也能保九月十月無虧乃有望過此更難他省亦不能給也

復莊蕙生

受祺觀察 丙辰二月

得書披讀再四適與營官言軍事座中傳觀有泣下者知公之所憂者大而所慮者深矣林翼與閣下均是好漢未必能擔當艱鉅而值此艱鉅卽欲辭避而亦有所不能知我者惟公與澹村仲達及同事數人耳初八日羅山其頹弟先二日卽駐其軍中與迪庵商定仍由寧濤駐軍洪山代領其衆是日寅刻此軍回洪山而羅公已刻卽逝弟與握手而訣此老道義剛大言不及私卽危困而堅毅不撓嚙嚙語皆軍國民生之事可入祀廟廷之儒不僅名將也賊因林翼久在洪山日夜攻我營礮子直墮帳中幸將士尙能堅守初十日約會迪庵助我四營林翼自派六營以全力破其新壘三墳其新溝五殺賊逾千數百人而我軍之鏖戰則自湘潭岳州以來未有如此之苦者也林翼一軍以仁鳳爲強鳳之將爲周得魁都司大子中腦不可救藥該員每戰必先是塔公舊部隨林翼二年大小百餘仗痛憾何如此等事任是如何思議不能避死十四日賊壘又成一座其大倍前其高逾丈及此不破又難爲力時會所逼難於回慮却顧江水已長五尺非丈許則河渚不能淹沒非丈五尺不可用計也水師營中人才頗盛有鮑超者目不識字而嚴明曉暢勇敢尤其餘事弟已言諸楊軍門乞渠往楚另招三千人爲陸路如武漢可得林翼誓以此身此心堅守二城卽饑饉師旅期以三年苦守如竟不可卽得迪庵豈能久留鮑公亦後起之傑也又有劉峙衡者與迪庵埒迪欲之弟亦欲之迪公天姿近道

未訥厚重少文蓋絳侯也其思念潘公欲援江西是血性中人林翼不遣去則已遣去則須以六七千人界之蓋十萬悍賊不易剿辦若分枝則兩無益而徒失良臣不可不慎也湖南允代林翼辦軍械招新勇而屬我白謀其餉林翼之窘於正餉外另有卹賞三萬餘耳總之虛實誠僞公道在人閣下之心豈私我哉盡力以謀事此志斷不可懈

致周笠西

樂

丙辰

理財之道仍以得人爲先以閣下心術正大又慨念時艱沙市之釐特以奉勞擇人先品剔弊以漸其地方利弊所在隨時條列以備講求士紳之才品兼優可備楚國之寶者尤須敬慎以訪求之得一正士可抵十萬金天下事固患貧且弱楚禍尤甚而所以貧弱之故則正氣不伸而僞士得志也求才是先務理財亦須先求才也鑄臣樹人菊人三君子均經理營務薦賢以救我楚兄之功也武漢終可力復年前血戰攻堅傷我水陸千七百人而士怨未伸蓋攻之之難與戰大異而我師亦可謂出力矣

致胡蓮舫

大任 王孝鳳 家璧

丙辰

沙市之鹽行意主於我頃得笠西信以每串十九文歸行用弟思揣再四是千金之本月可息千金利權大重盡歸之於商僉矣譜與蕙本無短長可持譜之抽用作公費者鹽務乃官府之所肥惟弟無分先岳陶文毅前督伊莘農不取用於鹽此外凡吳楚之官其不倚半盆爲生涯者鮮矣蓋日食以千萬人計矣譜之爲此亦前

此太守及他處云云耳利之所在卽爭之所在設無此項又將巧取而害仍歸於國計於公家耳譖非利此之人欲事之成而姑以餌旁伺之口耳至外間抽取或多五釐亦只問其爲公爲私充餉與否宜昌水運之鹽利通兩省陸路之入行者可抽用水路之入行者可至鄂至湘官爲權之不得以權委之於僧也利歸於官尙有逼迫入公之一日只在擇任一二人則利歸於我矣利歸於僧則上無訪察之權統馭之術豈非自失所憑哉且以利爲利當權子母試以千金衡之凡鹽行之以千金爲本者每年得息三千金卽足矣利市之大無過於此若以路過之鹽任其抽行用而無制奪官之利既病於現在之餉擅自以爲制尤苦於楚北之民大不可也如此爲得計弟當改弦撤帖乃可弭謗以釋爭古則異日楚北之民其留貽禍根由我而起我本武漢罪人罪尙未贖更增一大罪案亦不可也此事出於弟之創舉有明之季始造根窩昔年嘗笑其謬今思之蓋亦弟等急切求餉留此根窩爲異日弊藪乎或未盡然乎古語云利不十不變法誠爲老謀尙乞通盤籌度弟之始意必欲爲此誠以求餉也辦事不可有成見惟期事之有濟於公理之必歸於是利之必得其平而已陳穉子之割肉可宰天下蓋言均也官有私固不可爲訓商之擅利行私壟斷獨登勢必取我現有之餉而盡歸烏有豈非自貽伊戚哉幸深籌之此事如弊多利少有碍於現在之大餉弟卽停帖及此時猶可爲也意辦於我有過則當改之吾輩心跡當如青天白日也至奏案與現辦章程不符非弊也少言之以期待外餉免部詰耳若弟主政則並一奏而無之此非譖與惡之短長也軍事少閒暇而此事恐辦理不平日夜懸懸特此縷致此

逆之敗迪庵馬隊之功弟無尺寸之力將士之功在湘澤岳州之石

致周笠西

丙辰

弟處之窘諒在意中上半年尙賴鹽課今則查不可得弟前此欲兄留楚以拯斯民蓋楚民之阨是近六年天下所獨也憫念之至頗思力圖補救然大官一味偏好虛詐小人逞志之秋欲以碩果回春是所謂一薛居州也繼思一意東征只得置武漢於不問耳如弟者才力不逮中心志向上持其意趣尙不大謬耳居此而自愧自艾不如臨陣殺賊必得死所蓋藏拙之道可倖免一生之罪戾若委曲艱難到底一事無成則身名之敗裂人亦不諒我心其如後世之議何由前之說取廖鐔臣王麟洲足下賀月樵文任吾羅仙可半皓升鍾雲卿方卓然黃虎卿諸公之已可倚任者爲之倡然後各從其類以茹進不過二三年正氣必伸楚地可大治澹與鸞與譜固弟所深信密保者也然事權不一邪氣方張不如弟之繼念專意兵事從賊所向與之終始卽令潰敗決裂而我之名自在我之志無愧最便宜者莫如此法矣至楚北兵事除迪庵最深固不搖然所將只五百人爲至精其餘四千人又其次也撫標現在萬人應沈者有二千人

卽近日所招致守青山者如何紹彩之膽力亦一時無

兩然尙不能如迪庵也張榮貴勇而少學問丁篁村勇而廉正無條理周芝房正而嚴厲閱歷太淺李景湖才情紀律過人而臨陣未能衝鋒義渠細密而膽氣稍遜部伍最整鄒叔明樸質而見識游移不果決又有鮑超者英鷲無匹而天姿太鈍凡弟所用之將在北岸則超羣絕倫在弟視之可戰也未盡可恃也又如水師勇敢

有餘然須用得其法矢以小心乃可不敗其本領亦在能勝不能敗之列此皆弟一二年精思而得之無一字虛浮者也天下事大難幼年精力半耗於八股及時俗應酬是以學識太小本領太低力不如志爲可惜耳我鄉自嘉道兩朝以來顯宦如趙文恪陶文毅嚴樂園先生均有可傳其後如李如羅則無所表見可傳者亦未能如晉之陶侃唐之郭裴宋之韓范司馬李伯紀況其不能自立者耶精力學力殆是下等豈不自憾老兄念我最深切何以教之北省紳士近日只得一人許金堂頗淳樸不苟且亦無虛浮名士之派惜年已五十九矣

致胡蓮舫周笠西王孝鳳

丙辰

軍中極匱敎乞速爲接濟此軍頗強頗知恥並無鬧事之人天下惟要臉者不招人愛而不要臉者偏愛之矣自來家庭亦然假如二子同居一子不肖父母兄弟鄰里乃愛之惜之周繼之一子勤苦謂其尙可緩也亦大可笑事卽如江西之援軍及滌帥舊留江西之部曲在今日總算強兵然百餘日無餉矣若吳若皖之兵以十餘萬計未必如此之厄亦可慨矣此時愁病日深夜仍數起肌膚欲削心緒不佳

致鄭小珊

敦謹

少卿 丙辰十一月廿五日

武漢倖復然已遲鈍矣頓兵城下實已一年陷賊之久則二年矣且自軍興以來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國計因此而絀民力因此而凋弊已極此番欠餉已積四月其得倖免潰失兩城同復則是天之憐楚非人所能及也現已派兵直下以期南岸肅清大約陸師交李迪府統帶水師交楊厚庵統帶馬隊交都直夫統

糧均有餘力所不足者餉耳如

大廷飭一強有力者專司餉事不使湖北之兵餉爲他人所奪則此後或

有可爲所最可危者湖北兵將文武無一堪戰守之才刻下倖而得此而可慮方長計近五年以來鄂省所費

國帑以千萬計而兵將文武尙不能戰上年武昌失守城中兵勇萬二千人賊在十里外遙樹黃旗城中已

繼城盡散所餘者僅陶中丞多首府并五六人耳頓足搥胸不死何待又如廣濟之役楊需亦統萬餘人敗賊

回竄不過二三千人一潰再潰直奔八百里而後止此奔潰之衆與其將領至今安然無恙也又如本年襄陽

之事土匪三百餘人府縣率萬餘人禦之見賊卽奔不一月而脅從且二萬人非馬隊二百唐義渠千二百人

趨緊赴援則直不可思議矣湖北文武兵將大抵如此所以然者何也將不得人不勇不廉不知兵略若夫兵

則天下之人皆可用也有不可戰之將無不可戰之兵有可勝不可敗之將無必勝必不勝之兵此兵事之大

轍矣今年收復與四年滌帥塔帥收復又異昔年只九江安徽有賊今則江西八府僅復袁州一府此外七府

未復而七府之賊均可與武昌通蓋武昌一府與江西之義甯武甯瑞昌處處毘連萬有不虞不必多賊而兩

鐵仍恐不保蓋習成若性恬不知恥也至省城淪陷已久文武將官視紀綱法度漠然無動於心所謂悍然罔

顧者現已劾去約二十人衆怨之府其以我爲僑矣然應劾者何止此數揆道法守蕩廢已久蝕國虐民視

爲本分設歲大飢民不堪命揭竿而起者蓋不必粵匪而吾民亦將盜弄潢池矣又北岸川楚無籍游勇殆萬

餘人以掠民食爲生幾何不竊且盜哉大抵游勇之患法在懲之於始尤在慎之於微其投効軍功大半無賴

妄報八百實無百人即使足額領餉之後見賊卽潰潰後卽又顧之他仍可領餉軍事無律莫楚甚矣其弊在
司兵政者不求將而先求兵譬之披衣裘者不提其領漁人之撒網不挈其綱且楚之勢將自斃已今日之小
事卽異日之大事今日之小盜卽異日之大盜今日之土匪卽異日之流賊易慎童牛之牯尤戒履霜之漸蓋
難乎此也林翼勢必不能久留於鄂林翼之力已竭神已疲而民生之困窮亦已極矣武漢豈可再失耶待
在此一日必効貪吏怯將所謂一息尙存此志不懈然亦有必不相容之勢矣如率師東征以目下兵力攻城
必不能取勝而野戰尙有七分把握猛將尙多廉將亦不少所慮者鄂境再有小警則凡秦晉巴蜀之餉必無
繼注於我軍者卽予之者能以奉 旨爲爭而奪之者又以事關緊要從緩補措爲詞且已奪之後卽必不
可得矣爭之亦徒貽 宵旰之憂而失 國家之體然亦必飢而已矣如分兵遣將下剿待力尙能及此本
省之餉不能籌十分之一以歲飢民困被擾太久且太多也大約本省之力不過養勇七八千人而刻下待之
水陸共二萬餘人分剿分防一時實難盡撤馬隊不足二千允推精勁月須二萬其餘本省兵若勇尙二萬餘
人戰則不可恃而滋 事有餘亂萌方下是以僅養八千之力而養五萬人奈何其不飢且困也凡此可憂可慮之事積鬱於中久
矣無可與言者而鬱結更深老前輩與仙舫老伯愛我最深何以代籌雪帆留心世事亦可密思侍耿耿不寐
之衷可否乞代致樞者爲我一籌則東南幸甚武漢爲荆襄之咽喉荆襄爲南北之關鍵卽如近日收復則京
銅京鉛亦可設法挽運今日天下之大計以保鄂爲要譬之鬪者一犯手而卽扼其吭則顛仆在卽然則武漢

之必應設重鎮無疑矣 廷議以爲何如待五月以來瘡痍遍身不啻百孔八月至今痢症久延日夜十餘次苦於口不言病耳蓋義不能言且不忍言縷縷奉告

致鮑春霆游戎 超 丁巳

去年奏定以弟改帶陸勇已蒙 俞允今擬以弟前往湖南招勇弟可先選將官三員每人可將五百人者先擇其勇次擇其才尤須深擇其品預先到營面議異日卽以爲營官勇由彼招必能得力募勇之法兄處卽備札及咨與銀先行遣回湖南之道州甯遠江華新田招集勇士到省約計一月之後弟卽兼程前往長沙逐一挑選編定隊伍計九十月可以到鄂到鄂之後訓練一二月乃可大戰也弟除三營外另招三百二百人作親兵而弟實統三營之事約計精兵一千七百八百人兄再以強壯敢戰之仁營副仁營寶營鳳營共二千七百人隸於弟標下已約四千五千人矣則所向克捷必成大勛一宋國永已改營官瞿定國亦改營官此次可選勇敢特著兼有才品之營官三人一哨官爲最要緊之事必須十分可信十長管十人十長得人則全營皆可恃兄思陸師難於水師水師一哨十餘人多則四五十人哨官有膽則全船之人皆無可退逃舵工頭工皆有膽而一船之人萬無逃路亦無退法陸師之稽查約束難於水師然亦有簡捷之法營官哨官不逃不退已得十分之三假如五百人六百人之營放哨官五人副哨五人旣已精選哨官矣哨官又各選十長可信者十人十長管十人只要同隊有可信者二人則其餘七人均不能跑何也出隊不過六七成爲定一隊不過六七

人有三人膽大則其四人不能不同行卽有退縮一查而知打三五仗之後膽小者亦變爲膽大矣總之治兵在提綱領三字而已擇營官擇哨官又擇十長則萬無不勝之理一口糧章程本營與滌帥舊章大致相同可飭營官來鈔領一分一軍械帳房均一一自製然糧臺近日已造有湖南精緻之軍械帳房儘可領用惟斧鉞須自行打造須學農人之樣莫學做官人所造之樣乃可適用一經費先可每人日給百文到成隊之時卽速來鄂操演到鄂之日按章支付一經費可先帶一二千金到楚後兄再付萬串一每營兵額之多寡至多不得過七百至少亦必須五百人乃可出隊太多則稽查不周照應不到又不能多分枝以營官不能分爲二路也太少則力單五百人出六七成隊有三百餘人儘可打仗若三百人一營卽太單矣一幫辦以人品爲先而經手帳目銀錢者尤爲緊要每營須二三人乃可照料此事最難營中有壞種萬事皆廢而奸猾生監花言巧語媚骨逢迎尤爲萬分可惡一勇丁以山鄉爲上近城市者最難用性多巧猾也一百技藝皆可爲勇農夫獵戶尤妙惟書辦差役斷不可爲勇亦斷不可招入營中營中不能無裁縫剃頭之人另給工食不必冒勇名入勇冊一古人募兵琵琶腿車軸身之式取其多力也又陶曾於六七萬人中定爲標式挑入格者不足五百人已橫行一省建立奇功專挑多力之人亦是一法然終以膽量爲先隊伍爲上多力者亦可備一格耳一礮槍大礮易學鳥槍非一月不能學打獵之人較易一招勇以道州甯遠爲上湘鄉亦可江華新田東安等處次之如他處有勇士亦可十取二三而總以一方一縣之人同在一營爲宜取其性情平而言語遜則心力易齊也一

川楚不和久矣將是蜀而勇是楚則川人不過五人六人至多十人恐其終必不和也一營制如每營用七百
人則作爲二營用五百人作爲三營隨時酌之可也以上各條大概如此其精微處緊要處全在擇頭目選營
官哨官與隊長耳他皆枝葉事也

致牟皓升

副龍

聞廉吏之風久矣勤苦之至感念何深閣下蓋以伯夷之節爲士行之勤者弟尙擬特薦而未發前此乃軍務
例章不足以盡公之美也昔年有餉無兵近年有兵無餉下游積欠百餘萬矣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乞餉之
書與申包胥七日七夜不絕聲相似而憐我之人殊不可得秦哀無衣亦不再唱矣本省餉項以鹽課爲大宗
然蠟幕鹽行魚多漏網辦理不得其人立見減縮楚中廉吏弟以閣下爲第一人宜昌之事必借長才大局所
關維持匪易閣下卽多勞而又烏能已乎弟志在東征百折不回但望夏秋之間九江不潰事必可爲從此勾
當公事不僅保楚兼以保吳弟力又非能保楚保吳也有都與楊與李以爲將弟等只須謀餉以助之耳尙乞
念鄙人至愚至拙之苦衷與申甫麟洲妥爲經理以濟時艱爲幸

致周笠西司馬

前得手示因麻城事緊賊逾二萬日夜征調批發裁答殆逾二十三十起遲遲未復周子佩昨日到省一見更
慰然達道訪我心以爲歡應復之事開列於後一襄堤之事專派沙市貿易人尤爲弊數弟已札飭莊公岳令

並面告岳令當以此事爲下事初政一鹽務辭卸之稟弟早已批道準行意欲以平易公公才長於吏民事以權利應酬之事煩公非其志也秀帥慧生均不願換人弟思換人則釐金之事實不盡放心公試舉賢以備訪可耳救天下之急證莫如遇將治天下之真病莫如察吏兵事如治標吏事如治本子佩歸時再言其詳一沙市釐金紳士稟求卸責此必不可行之事弟在鄂一日必能保全實心任事之員卽異日有間言然釐事弟所專管苟其實心弟若不持正論顧大局非夫也去年沙市釐金之謠言與鹽務之奏同日同年而語之事弟處一筆了之大樹於鹽事憂憂其難了而又誤徇人言謾過於嚴步高此節頗覺不得其平其應繳之項聞已入奏如何緩頰之處候與莊道酌商一麻城之失只一營駐守頭起之賊以八千人問道襲入而大營三千人在商城邊界者聞警折回已無及矣近到續賊約二萬人三千人苦戰十日幸尚未挫刻下又續調六千人馳往廿七日可齊希庵前往統之必得力也設九江早復大軍東征則此禍又如四年之慰農矣弟正月初旬卽選將募兵添益四千五百人三月乃齊尙有新到未及點名卽札派調發者刻下餉日絀而兵日益一人之焦苦直不可言喻而同此心志者究無分憂之人又大股竄浙江已入蘭溪東南之局殆其日危天下事並無起色禍不在盜賊而在人心綱領不立是非不明也

致平皓升

展閱手書具悉宜昌鹽務經閣下經理章程秩然凡事得正人君子董理自能坐鎮一切昔劉晏專用權鹽法

充軍國之用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法祇在用人而已閣下關念大局時以兵士枵腹爲虞固能實心實政不愧廉吏也皖賊竄擾蘄黃一帶前月得都將軍忠義倡先有廿四日之大捷然該逆裹脅僞衆逆壘尙有數十座我軍餉竭兵單撐持無術憂憤實深耳

致周笠西司馬

襄堤利病應酌辦此等事在府縣得人不得人則贈以書經周禮一部終是害人之法非保民之法也弟於荊州事日有憂慮而不能條理得人負愧滋多楚中一二賢者又多不好爲官無可如何星槎先生患病急歸此老出山必能有造地方連年萬事一昇益之積勞太過弟之罪也安得此等人布之郡守何憂天下不治公欲卸鹽事具體尊意此地固不可久居也願以一縣展其素志乃有實濟然亦必須有人替手如牟如鍾庶幾可爲替人耳

致周笠西

近時大局艱難只求一二有心之士力濟時艱濟之之法壯者殺賊廉者謀餉耳謀餉之法多籌一文卽有一文之益所望於吾笠西者甚大蓋軍興八年昔年有餉而兵不强近年有兵而餉已竭下游實欠百餘萬兩可危也已查四年六月湖北潰城之日人人知其餉竭援斷至今楚人尙憐青公弟查其時有李虹橋遺牘欠餉約一月耳尙有穀十萬石銅二百萬斤今則欠餉六月無錢無米其情形十倍艱於往日望老兄與憲公譜公

及沙局正人極力謀畫毋使弟爲楚之罪人是幸

致鄂中僚友

戊午

林翼於八月十一日扶柩回里前奉

恩旨賞銀治喪賞假回籍苟非全無天良豈忍孤負

君恩託詞

自便惟是奪情起復名教攸關天下之患不在盜賊而在風化已則尸位何以教人籌餉籌兵在口前屬急務而自大端論之則此僅末務也秀峯宮保寬仁博大推誠待人實能主持東南全局其器宇度量有舍己從之概林翼相處最久相知最深非致漫爲諛詞巧自脫卸也羅澹村莊蕙生均極一時之選其廉正勤明他莫及至都直夫舒輔廷楊厚庵李迪庵均冠世之名將但令鄂省不缺其餉皖省不撓其權必能指日成功而秀帥心地公忠能顧大局此鄂事可以無慮者也儻以熒熒在疚之身尸戀官位林翼之心愈悲矣刻已涕泣陳情當可俯允昔江陵奪情負天下之大謗以江陵之才力勛德功被海宇而天下猶且非之儻才力不能有所成就是爲進退失據之人矣

再致鄂中僚友

戊午冬

十五日起程十四日阻風雨西陵港湖南之勇左公任之同舟來者五人皆非軍旅才可分理小局差委耳楚軍倡義以來如江如羅如李如劉如王均大將之選江忠烈才氣無雙可以兼督撫而有餘尤爲楚才之最大者不數年而凋喪殆盡其生此數君子者所以明人事之當然其卽生卽滅迄無成功者是則天運之自然然

則天意蓋可知矣。臆此滌生與不肖之林翼又奚以濟楚軍。既全覆於皖，是卽林翼平日所謂兵勇之氣如穽膠然。當其盛時，千鍾不破一鍼之隙，全胥皆消也。此時若卽逃將逃勇，濫收濫應，以此補救卽三五年亦無成效。不見賊則已見賊，卽潰矣。應俟到營與希公妥商另辦滌生先生之軍病疫此危機已致，書切戒不啻大聲疾呼矣。如滌帥率師圖皖，尙可稍安楚疆，但恐中朝游移不早定策，迨皖豫全失，乃更催促之亦晚矣。曾記迪庵每克一城，林翼卽作書戒之，惜軍中無智謀之士，稍爲贊助一蹶不復再振。傷哉！此時欲求此厚重木強之大將忠誠剛毅之名臣更從何處得來。傷哉！林翼出則非禮不出，則不義出亦於事無補。不出則於心尤不安。只此一副精神智慮，竊恐終貽天下後世之譏耳。

智慮生於精神，精神生於安靜。林翼之力視此有愧其何以濟事。

應商事宜開列於後一

傷殘之營固難整理，不戰而潰散之營亦須嚴懲。應訪問周至，分別開明，以便林翼之採擇。林翼旣以軍事而出，若不能軍，則此出更屬無謂。一鮑超一營二月未曾領餉糧臺委員只求省事，此心并未貫到營中。平日發餉之文書名爲隨餉發出，實則交給委員代發。一發則不復再問其收到與否。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與己無涉也。應請查明委員劣蹟作稟以憑參劾。一湖南之勇已由左公代募，林翼旣已先行必有陸續趕到者。兵不在多而在精，將不在勇而在謀。此次之敗其過仍不在兵寡也。其長沙募勇聞已起解經費矣。應聽左公斟酌一臨出署時曾以錢漕徵解比較之冊託之子山應請速查報解完欠分數。吾輩作官如僕之看主若視主人之家如秦越之處則不忠莫大焉。林翼必擇其尤玩者特劾之。天下之好劾人者林翼是也。天下之至不好劾

人書亦莫林翼若也此意請寧之藩糧先行以弟意函飭札飭能成全一分亦是美事其不願成全者弟等亦無可如何耳一捏災之州縣必應特參亦乞查核一夷船聞已到漢是何情狀何日下去可專人於水次報之一不張蓋不設儀仗不頂戴不入署前已明言之矣此次應面商一二日卽先行馳入希莽營中或借糧臺一習或在舟中一二宿均可惟萬萬不準糧臺及州縣費用一文天下作大官人視州縣應酬爲天經地義除需索供應講究應酬別無所思別無所知是可恥也必力矯之一欲鎮壓地方或看 旨意緊否斟酌借受印信此爲地方餉項營汛呼應起見於我心仍飲恨之至

致李希莽

續宜觀察 戊午

昔漢光武於伯兄齊武王之慘死枕邊時有涕泣而平時言笑如常兼以其時密勦大業另樹鴻基蓋英雄作事以大志爲尙不可作兒女子涕泣自效且天下之賊多而亂亦日甚涕泣悲傷可以止亂耶可以有補耶徒爲庸人亂人所恥笑不如不生此世林翼何嘗不引此爲深痛況我兄之至性至情百倍林翼者哉然而必爲此言者願公之思其大而顧其遠耳閩廬在姑蘇此積弱之國也其欲強國也見怒蛙而式之以蛙有怒氣故致敬禮所以教國人戰也軍中取材專尙樸勇尙須從有氣概中講求特恐講求不真則浮氣客氣夾雜其中非真氣耳又行軍之道智略居首勇力次之保國之道全軍爲上審時審勢審機爲上得土地次之吳王夫差庸妄失國人也然其復父仇也則使人呼曰夫差爾忘勾踐之殺爾父乎如此經年而仇竟復特信用宰嚭